

于佳作品集

涩世纪

Seshiji
Chuanshuo

传说
II

相逢就是有缘！虽然也许这话，并不适合罗兰德学院 303 寝室的状况。

一个是带着黑豹的黑道少主，一个是某欧洲小国的俊美王储，另外一个有着面孔遗忘症的阳光少年，这样的组合老实说还真是老师的噩梦。何况金没有理由的，这群家伙还要唱：对面的纪检部长看过来，看过来，于是以骑士文化著称的学院里，就此壁垒分明，敬我两清。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样青涩的年纪，其实做什么都是错得合理的吧……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涩世纪传说 II

于佳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涩世纪传说 II/于佳著.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7. 1

ISBN 7-80166-606-2

I. 涩…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688 号

涩世纪传说 II

著 者 于 佳

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30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

书 号 ISBN 7-80166-606-2

定 价 29.80 元

涩世纪传说 part6

第 16 话 告别罗兰德

“你是……”

“那个因为家庭贫困，没有钱交学费，又缺乏生活费，所以偷了同学钱的男生；那个因为这件事被你送交到训导处被迫退学的男生；那个因为退学连父母都不再理他的男生；那个一直在外面游荡，堕落成社会垃圾的男生。”

他脸上的笑更多代表着悲哀，为自己岔道的人生而感到的悲哀，“怎么？才半年没见，你就完全忘记我了？我可没忘记你啊！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右手的棒球棍很有节奏地落在左手上，他挑高眉扫过宇文寺人清高的面容，一句一句从嘴里挤出来：“当初我求你看在我是你同专业学长的分上，放过我一次，我跪下来求你放过我。你还记得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吗？”

不给他回答的机会，他相信如今已高升到学生会主席的清教徒早已忘记了他手中窒息的这只蚂蚁。

“你当时嘲笑我，就像在嘲笑一个小丑，你说。”

‘就你这个样子也配当我的学长？你的所作所为也配待在教育系吗？’你还说像我这种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待在罗兰德学院，也不会有任何一间学校愿意接收我。你为我判了死刑：你说像我这种垃圾根本就不该存在。”

“我求你，我跪在你脚边求你。”他微眯着眼靠近宇文寺人，宇文想躲开，对方却靠得更近，“正像你当时说的那样，我像条狗一样不知廉耻地哀求着你，你却认定了如果你放过我，下一次我甚至会抢劫、强奸、杀人，我会无恶不作。所以你坚持不给我任何机会，硬生生地将我逼到了训导处，连我的专业课老师都为我感到可惜。”

笑，那种混合了冷笑与苦笑的表情残留在他的嘴角，看不出他真实的

心。丢下宇文寺人，他背对着他以尽可能轻松的语调说道：“你说对了，我被罗兰德扫地出门，我的档案上记录着有偷窃行为，没有任何一家高校愿意接收我。就连我的父母都不认我了，我只能在社会上混。我真的从罗兰德学院教育专业的高材生变成了连存在于世间都不被允许的垃圾。这下子你满意了吧？你高兴了吧？你成功了吧？”

猛地转过身，棒球棍直挥向宇文寺人，他的情绪燃烧到了最高点，“是你！是你毁了我的前途，毁了我的人生，一切都是你的错。我也要毁了你！毁了你！”

旁边的人不耐烦地吐了口痰，不甚在意地说道：

“老大，跟这种人有什么废话好说？直接收拾了他，干净！”

“我当然要收拾他，再不收拾他，人家宇文公子就要去英国了，到时候想见他一面，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我说得没错吧，宇文部长？哦！听说现在你已经是学生会主席了，不过再过几天就不再是了，你也被罗兰德踢出来了嘛！”

他触到了宇文寺人最不愿意提及的话题，宇文寺人怒火冲天，一把推开了抵在胸口的棒球棍，“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动手吧。”

他的话激起了周围那帮人的战斗之欲，他们逼近他，危险在蔓延，“小子，你还跼得很嘛！”

“仗着自己是罗兰德学院院长的儿子，你自以为是地用你的天平去衡量一切。如果你和我一样生在穷人家，如果你没有一个院长父亲，没有那么富裕的生活，你会是什么？你还能这样耀武扬威地纵横在你自以为圣洁的世界里吗？”

揪紧宇文寺人的衣领，透过他圣洁的眼眸，他却沉浸在了黑暗之中，“你毁了我的一生，在你去英国之前，我要给你一个特殊的记忆，让你这辈子都无法忘记我。”

为首的男生狠狠地挥下棒球棍，宇文寺人来不及让开，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棍。血，从他的额角流淌下来，瞬间染红了他那张消瘦而略显苍白的脸。刹那间痛觉占据了他的心，跌跌撞撞他怎么也不肯倒在地上。透过血的鲜红，他将目光投到那个男生的身上。

在对方的跟里，他看见了挣扎——怎么可能？他不就是来揍我、来报复我的吗？像这种社会垃圾怎么会有向善之心？

“这么多人打我一个算什么男人？你就是做坏学生都这么没品，有本事我们单打独斗。”

“哟哟！有骨气！”旁边的人哄笑起来，“想你一个学生会主席，书呆子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够打什么的？老大，跟他玩玩，把他打到地上再

说。”

仇恨染红了男生的双眸，血丝充斥，他要亲手为自己报仇，“我正有此意。”放下棒球棍，他像角斗场上的勇士迎上自己的战争。

捏紧拳头，他捏紧了所有的愤怒，狠狠一拳揍过去。宇文寺人却没有如期望般地倒在地上，他身形敏捷地闪了过去，练习跆拳道这么长时间总算起了点作用。

攻击失败，男生恼羞成怒地冲了上去，又是踢又是踹，拳脚更是一刻也不肯离开宇文寺人的身体。说是打斗，不如说是一种发泄，他将这么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失落与怨恨都发泄了出来。

宇文寺人一边挨着打一边还击，哪里还管得到是否符合跆拳道的拳法，能打赢就好。两厢下来双方的身体遭受创伤的程度差不多，歪歪斜斜地各倒在一边，大口大口喘着气，他们像两只疲惫的狮子进行着最后的斗争。

想不到这个宇文寺人竟然还会几手，男生捂着胸口向后退了几步——我不能输，我一定不能输，我要亲手将他欠我的一切用拳头讨回来。既然你说我是垃圾，我不该存在于这世上，那么我就用垃圾的方式，不该存在的力量让你看清我拳头的分量。我要讨回我的尊严，我一定要讨回！

不行！头好痛，血越流越多，再这样下去我会支撑不住的。捂着头，宇文寺人却怎么也不肯就此倒下——我不能输，我一定不能输。我要知道没有了宇文博这个院长大人做父亲，我还能做什么？

不，我绝对不是一个依靠父亲的可怜虫，我不依靠父亲，我能站起来，我能用自己的力量维持我的圣洁的世界。

几乎是同一时刻，两个人的腿踢向对方，这狠狠的一踢加上彼此的反弹力使得双方纷纷倒地。这一次，是真的没那么容易姑起来了。

挣扎，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誓言之战。

如果有人问你：小恶魔为什么会来到人间？那么答案一定是这样的：他们是为了来人间迫害大恶魔，比如梅菲斯特之类的人物。

什么？你对这个答案表示怀疑？那你看看现在的卓远之，看看他，你就知道所言不虚了。

沿着小路一路走来，卓远之一边感慨一边期盼着能快点回到303寝室。他很想躺到自己那张舒服的床上，好好睡上一觉，头疼得都要裂开了。

小恶魔的魔法果然不是盖的，两只小恶魔凑到一起那更是威力震天。昨天夜里，卓英冠打电话过来，听他那慌乱的声音，他还以为卓冠堂被两

颗原子弹炸了呢！想想也不该啊！卓冠堂上方有导弹监视系统，再怎么也不会发生这种事。至于一夜之间遭人灭帮这种事，近二十年是甭想发生在卓冠堂的身上。那还会有什么事能让全球黑道老大，这个黑白两道光听到“卓冠堂堂主”这五个字就会闻风丧胆的男人心惊胆战，语调不稳到这种程度呢？

小恶魔！两个小恶魔，准确地说是两个正在发烧的小恶魔。

津庭去分堂为手下治病去了，卓英冠半夜起床发现优优哭得厉害，起初还以为是尿湿了。结果检查了纸尿片，准备了牛奶，连几个种玩具都动用了，她还是哭个不停。更糟糕的是平常几乎都不哭的亦悠像是被妹妹传染了似的，也跟着嚎了起来。他无意中发现他们身上的温度不对，这下子完全慌了手脚。

卓英冠二话不说，拿出堂主的权威叫来了堂里最有实力的三位外科主任医师会诊，为了小兔崽，他把宰公牛的大斧头都都用上了。那边三个高级别的外科医师暂时充当儿科大夫，这边慌乱的卓英冠急匆匆地把梅菲斯特从被子里挖了出来，甚至动用了直升机把他带了回去。

等卓远之赶到的时候，两个小恶魔已经被确诊是春季病毒性感冒。大概是优优先患上，再传染给了她的小哥哥，反正两个都发起了烧，哭得惨兮兮的。没来得及松口气，更大的灾难就在后面等着了！

打点滴——多么简单的三个字。然而，给两个不满周岁的小恶魔打点滴比跟两百个壮汉打拳击还难。

亦悠这小子还好一点，把他抱稳了，请堂内经验老道的护士叔叔直接从肥嘟嘟的脚踝上找到静脉，将细细的针戳了进去，再一固定。虽然他是干嚎了几声，可是嚎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他也就瘪着嘴不理你了。只要不让他乱蹬脚，怎么都行。

对付优优这小丫头片子，麻烦就大了。折腾了半天，她哭得声嘶力竭，护士叔叔也没在她小腿上找到静脉，实在是没法子，打点滴的部位换到头顶上。她想是知道要疼了，跟吃了摇头九一样甩着头，就是不让人碰她。卓英冠宝贝她，卓远之却心一横，抓住她的小胖手丢给一边的护士。好不容易点滴打上了，她哭得也快背了过去。

这还没完，在她挥舞双手的过程中，针头似乎歪了，点滴液穿透了她的静脉，整个小手臂肿了起来，很像烤好的面包。卓远之还有心思开玩笑，卓英冠却简直要拿枪崩了那个倒霉的护士叔叔。男护士战战兢兢地拔出针头重新找静脉，这一来一回，优优又痛哭了一场。输进去的液体化作泪千行，她还真懂得灵活运用。

只是这次卓远之不敢再随地挥动美女的玉手了，握着她的小手，这一

握就是整整三个半小时,点滴终于打完了。天亮了,他的手也没了感觉。又照顾了他们一整个白天,他到现在都没有合眼。

头,越来越疼!以前熬夜简直是家常便饭,从未有过这种反应,这次是怎么了?

答案没找到,卓远之只期望着赶紧回303寝室,倒头睡到明天的这个时候。为了尽早达成这个愿望,他不惜翻墙头从一个僻静的小花园翻回去。

他真的干起了翻墙的勾当,“哗啦啦”一个干净利落的飞跃,他稳稳地落到了地面。等等!为什么地上会这么软?难道连花园里的角落也铺上柔软的地毯了?

站在柔软的地毯上,他蹙着剑眉瞅着前方。正对面那个唱红脸关公的人怎么那么像宇文寺人呢?难道是某种戏曲的脸谱吗?但也没有道理用宇文寺人的脸来做模子吧?

他这儿做着戏曲研究,那边的人通通围了上来,“老大!老大,你怎么样?”

我很好啊!卓远之直接反应地说,但是等等——他寻思着:虽然我是卓冠堂少堂主,可是至今为止并没有人用“老大”这个称呼叫我。莫非,他自觉地将黑沉沉的眼降低角度落下去……

诶哟,这张地毯有五官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时没注意,失脚了!失脚了!”不慌不忙地移开身体,他扫了一眼总算有力气抬头迎视他的红脸关公。半张着嘴,他一副很吃惊的样子,“这不是学生会主席宇文寺人吗?你什么时候从跆拳道社团转进戏剧社了,脸上那玩意看起来还真……真有个性哦!糖浆弄的是不是?我听说好莱坞都用咳嗽糖浆当人血,在需要的时候涂在脸上,顺便治咳嗽。”

梅菲斯特的智商今天怎么变得这么低?宇文寺人昏昏沉沉的脑袋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也没找到答案。

被宇文寺人一脚踹飞正巧又被空中重物把脸压得扁扁的倒霉鬼狼狈不堪地爬了起来,他的左、右脸上各留有一只非常完整的鞋印,与卓远之脚上那双鞋极为吻合。他火大地擦了擦脸,粗鲁地叫嚷着:“你,哪一路上的?”

“我?”卓远之指了指自己,又很认真地将手指向花园墙壁那头,“那一路上的。你不信?我真的是从那一路上来的。”

男生受够了,对仇人的打击力度不够,又碰上这么个活宝,他决定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的怨气一下子倾泻出来,“我不管你是哪一路上的,也不

管你为什么非要帮宇文寺人，总之你坏了我的好事，我就要连你一起扁。”

“放他走！”宇文寺人支撑着想要站起来，最终还是跌坐在地上，他只是冲着那帮人呐喊着，“这跟他无关，放他走。”别搞错！我可不是担心这个恶魔，他的功夫到底有多强，我可是亲眼见过，亲身用疼痛体会过的。这帮小人物想伤他，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我只是单纯地不想欠他一个人情，就是这么简单。

“想不到你这么关心我？那我更不能寡情薄义地弃你而去了。”装作不懂他的意思，卓远之摆开了对阵架势。在恶魔看来，你越是不准我做什么，我越要干什么。上帝是权威，跟上帝反抗是恶魔的天性，梅菲斯特这个恶魔的化身怎能不遵守恶魔祖训呢？

这次可没什么英雄气概了，一帮子人一涌而上，将卓远之紧紧包围。也好！省得他一个个单打独斗，又费时来又费事。纵身上跳，他抓住树干，一计漂亮的回旋踢，他像一个武打巨星成功地救出美人——不！这里是美男。

潇洒地掸掸衣服上的灰尘，卓远之很无辜地看着那帮人，“其实我最不喜欢打架了，我不想打的，真的……”

一抬手一个拳头轰上贼心不死的某个喽啰的面孔，“我一向爱好和平……”

“啊！”

一提膝一个关节撞上猛扑上来颇有你死我活气概的另一喽啰的下阴，“所以，你们不要逼我！”

“噢呜，噢唏唏唏……”

不识抬举的小子们一下子被震住，再下一刻，他们已飞奔而去，连老大也不要了。本来嘛，小命要紧，老大可以再找！

这样就结束了吗？宇文寺人有些失望地看着那群人的背影，默默地低下了头。我果然还是不行，没了父亲我连一场自己的战争都打不赢，还要黑暗势力的代言人来帮我，我算什么圣洁的维护者？我还有什么理由留在罗兰德学院？

他的沮丧被一件衣服遮住了，拨开衣服，他嗅到了陌生的味道，顺着被面染红的眼他望向那双深沉如漩涡的黑眸，那一瞬间他忘了戴上冷漠打造的面具。

“血流成那样，你不擦擦？”卓远之从高处俯视他，看不出什么表情。

用你的衣服？他狐疑着。看样子价值不菲，就这么当成擦血的工具？他就那么有钱吗？

“你在担心我这个坏学生的衣服会污染你圣洁的血液吗？”卓远之半

真半假地笑着，操起衣服用力地替他擦了擦流到脸上的血，迅速地将伤口包扎好，确定血大致上止住了，他的毒舌重新发挥攻势：“是男人的，你就先别慌晕倒。等我搞定这个老大，你自己走到度一舟医生处，爱晕爱倒，就是哭也没人理你。”

宇文寺人坐直了身体，头上包着他的衣服，苍白的脸倔强地朝他望去，“我不会晕倒。”

“你最好记住刚才那句话。”丢下他，卓远之向那个被他踢倒在地上，至今也没能爬起来的“老大”靠近，“我并不想打伤你，是你要先对我动手，我才反击的。架都打了，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找宇文寺人的麻烦？”

他说得好像很委屈，被打的却是人家。在他的记忆系统中，罗兰德学院里讨厌宇文的人或许很多，可是真的想对他动手的人并不多。“究竟有什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很感兴趣——纯粹是兴趣。”他反复强调这一点，为他的鸡婆找借口。

坐在地上，那个男生可以从他的高度平视同样瘫倒在地上的宇文寺人，这一刻他们是平等的。这个想法让他身体里的怨气在一点一点地消退，平静地看着曾经将他打入地狱的宇文，他的心竟安静了下来，“他毁了我的一生，这算不算我想揍他的理由。”

“算！当然算！”卓远之的语气很激动，像是发现了财宝，“请问他怎么毁了你的一生？”

“偷窃，是你自己偷窃的行为毁了你的一生，不干我的事。”

宇文不是时候的开口激怒了对方，男生暴“坐”如雷，“你生为罗兰德学院院长的儿子，你怎么会了解那种一块钱逼死一个人的感觉。哪怕还有一丁点的办法我也不会走到那一步，可是你却一点机会都不肯给我。无论我怎么保证，怎么哀求，即便跪下来像狗一样的乞求你，你都不肯放过我。我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全都是你造成的，都是你！”

他的愤怒根本无法触动宇文的内心世界，他一点反省的意识都没有，“错就是错，别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就是他的这种态度触怒了对方，即使是要下地狱他也要拖着他这个清教徒。撑着全身的力气，他以电闪雷鸣的速度冲到了宇文的身边，拳头在瞬间扬起，“你去死——”

“我不会就这样被你打趴下的，我会用实力告诉你，我不是社会的垃圾，我不是一个人渣，我可以比你更优秀！你给我记住！”

卓远之的声音幽幽响起，他像是话剧演员在念一段老掉牙的台词。没有语调的起伏，没有感情的收放，甚至没有心跳动的感觉，他只是将它

以最直白的方式念了出来。

下一刻，拳头定在了空中。男生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心中最柔软的那块地方。

“那些话还记得吗？是你在离开罗兰德之前对坐在你面前即将被你揍的这个人说的。”新学期一开始，卓远之就在一次无意中看到了他们对话的整个过程，从那次起他开始注意宇文这个冰冷的男生，而宇文也就此和他正式杠上了。

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对眼前这个扬着拳头的男生有种男人之间的敬佩之情。有勇气去面对一段失败的人生，并且高喊着要重头再来，那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现在看来，他虽然努力想实现当的的志气，只是现实毁了他的志气。

茫然的眼望着仍沾着血污的宇文，他想起来了，他完全想起来了。他想起了自己的誓言，想起了他当时丢下宇文，独自向训导处走去。那一路上他想着要如何如何勇敢地接受所有的后果，斗志昂扬地想找回一个“重新”，整颗心充斥着打败宇文寺人的信心。

接下去，他经历了被罗兰德学院退学，申报学校屡屡受挫，不得以他回了家却被认为是有辱门风赶了出来。为了生存，他四处找工作，没有高等学历他只能这里打打工，那里打打杂，混口饭吃。老板找理由克扣他的薪水，同事欺负他，客人责难他。终于有一天他发作了，打了店里的老板，结局就是他被扭送到警局，留下一个永远也抹不去的案底，认识了一帮黑道上不成器的小混混。他的人生，早已不再是他原本想要的人生。

宇文寺人说得没错，那不全是他的错。是这个人将我推出了天堂，我却就此走进地狱，是我……是我自己放弃了可以据有的一切。

他的手缓缓地放了下来，捂着脸开始哭，没有声音，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滚落，滴落在脚边为花草所吞噬。

站在原地，卓远之深沉的眼眸容纳他全部的身影，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被全世界遗弃的孩子，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向世界宣战，其实他真正想打败的只是自己。走过去，他拍了拍男生的背，什么也没说，黑色身影与泪水包围的身躯静静相对。

就像一道独立于世界的风景，原本还失去理智的男生在黑暗面前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在倒影中他发现了自己缺少的那一部分，黑暗将它赠送给他，于是他成了一个完整的圆。仇恨像残缺，被圆排挤在外。

在宇文的眼中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凭什么？凭什么那个梅菲斯特只要一出马任何事情都能轻易地解决，凭什么我费尽心思想让“罗兰德”走上圣洁之路，结果却只换来别人的嘲笑，连我自己的父亲都不愿意我留

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我不服!

卓远之凑到男生的耳边,他报上一串数字,“如果你想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打这个电话。记住!这一次是你选择的道路,无论对与错你都必须自己负责。”

男生楞楞地看着跟前这个有着黑色神秘的男人,他先是莫名其妙地飞了出来踩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帮了宇文寺人,身手敏捷地在转瞬间将那些伙伴打倒在地。这个男人知道他的过去,甚至将他都遗忘的誓言道了出来,现在又想帮他——他到底是谁?是恶魔还是天使?

他的困惑宇文也有,恶魔会喜欢帮助人吗?这可能吗?当然不!坏学生就是坏学生,黑暗就是黑暗,他一定有肮脏的目的,对!一定是这样,没错!

不等他们弄清楚他的真实目的,卓远之用力地推了那个男生一把,“走!赶紧离开这里,记住我给你的电话号码。”

“为……”他的“什么”还未问出口,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远远望去,为首的万任横训导主任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

“事情就是这样!”卓远之摊开双手相当无辜地笑了笑。

正在为宇文寺人缝合伤口的度一舟医生笑得手都在抖,这小子编谎话的技术真是够烂。说什么要和宇文玩棒球,结果球未扔出去却把棒子丢过去了,不小心正巧砸在人家的脑门上,砸得血花凹溅——这种理由连他这个当校医的都不信,万任横训导主任能就此罢休吗?

“你不要跟我胡编瞎编,老实一点把事情交代清楚对你有好处。”就说万主任压根不会信吧!坐在舒服得跟别墅一般的校医室里,他就开始拍桌子、搥板凳了,“你说是你扔棒球棍不小心砸到宇文同学的,那地上那么多的棒球棍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俩玩棒球,还玩出十几根棒球棍来了?你是千手观音吗?”

千手观音比较适合当捕手啦!卓远之如是想着,双手插在口袋里无聊赖地看着度一舟医生为宇文缝合,就跟串鞋带似的,挺有意思。

他那种不在乎的态度严重侮辱了万任横身为训导主任的尊严,卷起袖子,他要好好教训这个臭小子,“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我就不能奈你何,等到宇文同学缝合结束我会让他亲自出面指证你,我要把你这个危险人物赶出罗兰德学院。”

“万主任,你的话听上去像驱逐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缉,这里是塔利班还是伊拉克?”

如此放肆的声音将它主人的本性表露无疑,在万主任面前还会如此的人有谁?当然是我们艳光四射的火曦小姐喽!

她修长却凹凸有致的身材虽不及车神的高挑，却验证了一句广告词——十足女人味。明明已经登上 170 厘米的身体高度，她还是不放弃上帝给女人的特权，穿上足有七厘米的细高跟鞋，她依旧能够疾走如风。褐色的发随意地飘荡在脑后，身穿果绿色的套装，下身依旧是紧身迷你裙。

春天，在她的腿边绽放。有如此完美的身材，难怪她会将以下这句话挂在嘴边：“造物主给了我完美的身体曲线就是为了展现全世界女性身材中的极品。”

对于极品，那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曾经有位美学教授受本专业驱使，实在受不了美的诱惑忍不住在她的侧身摸了一小把。结果是一秒钟以后，他歪在五米外奄奄一息地被抬进了校医室。

请做一道物理习题：当压力一定时，接触面积越小，压强会如何？

答案是：越大。

七厘米的细高跟鞋在练家子的脚下会发出怎样巨大的杀伤力，度一舟是看到了。那也是他第一次清楚地知道学院内有如此特例独行，又魅力无穷的女老师存在。而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以后每次见到她，一定保持五米以上的距离。他可以保证自己的手不犯罪，但他却不敢奢望她的脚会放过她所想要“欺负”的目标。

只是，上帝似乎没有听见他这个没胆男人的祷告。自从他外甥天涯进了罗兰德学院，而面前这位有着女王般气势的火曦小姐成了他的训导老师，度一舟见到她的次数正在日趋增加。最糟糕的是，今年寒假去西班牙旅游，竟好死不死地与她同行。急急忙忙地从西班牙出发奔赴新西兰，他尚未下飞机，她大小姐的私人客机早已停在了他所坐的经济舱一边，他甚至通过舷窗看见了她的漂亮的脸。她侧过头朝他笑笑，像个逮到老鼠的猫。

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甚是凑巧，他所订的酒店竟然是她爸爸的哥哥的女儿的女儿的丈夫的下属产业之一，人家身为“火氏电讯”的大小姐自然住总统套房，他这个旁校医只住得起简单客房。之后，他所参加的旅游团每天总有几个小时和她的旅游行程同步化，他们甚至“无意”中在一家餐厅遇到，她更是毫不客气地坐到了他的旁边用餐，顺便将想向他搭讪的洋姐挤到了一边。

终于，他认命地搭乘她的私人客机一起回到了罗兰德学院，在道谢的背后他恼火地推了推挂在鼻梁上的眼镜，心里只有一个概念：下次旅行他要去南极，就不信还能再遇见这个女人。

“下次旅行去南极吧！反正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了。”下飞机的前一刻

她如此说着，一种被宿命纠缠的感觉回荡在他的心间，拿刷子刷都刷不去。

“什么我管教不严，他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吗？还需要老师陪着去上厕所？”

“你是老师，他在学校一天你就得负一天的责。宇文寺人和卓远之都是一年级的学生，你这个训导老师有义务将问题调查清楚。”

“问题还没调查清楚，你就认定是卓远之故意将宇文寺人的头砸破，那还需要我来调查吗？”

看吧看吧！她又和万任横主任杠上了，作为热爱和平的男人，度一舟决定还是静观其变吧！

度一舟为宇文寺人做了最后包孔，收拾着手上的东西，他向宇文交代一些伤者要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尽管来找我。每天下午的时候来换一次药，根据伤口的愈合情况，我再决定拆线的时间。”

没等宇文站定，万任横一把拉过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实向我说清楚，不能有所隐瞒。”

火曦不客气地插到了中间：“究竟你是他们的直属训导老师还是我是？如果万主任你想一手包办，以后再出什么事我绝不会管。”

放狠话是她的强项，手脚功夫更是不软，所以万主任你最好还是认命地让开——度一舟如是祈祷着，一天之内一个手术也已经太多啦。

偏偏万任横非得和她说个明白不可，拉着宇文他是逮到了将卓远之赶出去的法宝，“火曦老师，我不会再给你任何袒护卓远之的机会。这次的事已经很明朗了，就是卓远之体内的不安因子在跳动，他看宇文同学不顺眼，拿棒球棍将宇文打成这样。如果我猜得不错，这件事应该还有帮凶，说不定 303 寝室的另外两个人也有份。对！一定是这样！”

居然把天涯也扯了进来，万主任你真是太能扯了。度一舟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他注意到那件丢在一旁的外套。它似乎是卓远之的，刚才宇文被送进来的时候头上包着这件衣服，它非常巧妙地为他止住了血。看得出来，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手法，而且还相当熟练。是卓远之弄的吧！在上次那起男生坠楼事件中，他不就充当了临时救护人员嘛！这样看来，这次的事似乎另有隐情。

两位训导老师都没有他这份细致的观察力，依然在那儿做着激烈争执。突然，一道声音闯了进来，将他们的对峙隔成两半——

“我想单独和卓远之谈谈。”宇文寺人失血的苍白面容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坚持。

万任横主任说什么也不同意他的要求，“现在要好好调查他的错误，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你们日后再说。”

挑起细长的眉角，他冰冷的眼冻结着，“万主任，我要单独和卓远之谈谈。”

在他的冷酷中，万任横让步了，“呃……好，好吧！我在外面的客厅等着，你们谈完后，我会就卓远之伤你的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这一次，谁也别想庇护他。”最后这一句，显然是对火曦说的。

懒得理这个中年老男人，火曦直觉地牵着度一舟的手臂向外走去，不给他任何反抗或拒绝的机会，从那个背影来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种女王带领着侍从的感觉，不过，可能只是幻觉也不一定。

空气中飘散着消毒水的味道，宇文扶着头靠在病床上，呼吸变得短而重，他的力气尚未恢复，和万主任对抗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卓远之坐在他的对面，双手交叉，面上是一贯的懒懒散散和悠闲的笑容，非常邪恶，“你想说什么？”

不说话，在积聚力量的同时，宇文冷冷地看着他。

眼前的这个恶魔男生应该像我讨厌他一般反感我，为什么他会突然冒出来在最危机的状况下救我。他的肤色并不黑，虽然不及度天涯中欧混血儿的白，却比战野的健康色亮眼了许多。可是他所在的地方，总是会拢起一抹黑色的影子，他天生就是黑暗的代名词，他怎能靠近光的地带？

“为什么救我？”他开门见山，“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你血都流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什么是我需要的？”卓远之反问他，嬉笑的嘴角一点没当真，“先说好，我可不是故意要救你的。是那帮人打过来，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

“那你为什么要保护那个男生？”这是第二道让他感到同样困惑的问题，找不到答案，他怎么也找不到答案，“明明就是他带人打我，你何必把事情拉到自己头上，只要你将他供给万主任，你就可以干干净净地脱身，为什么要在万主任到来之前放走他？就因为他跟你一样是坏学生，所以你就如此袒护他吗？你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只要我将其说出来，你们两个都会倒大霉。”

隔着一段距离，卓远之斜斜地扫了他一眼，“你那么喜欢看别人倒霉吗？现在全学院都在看你的笑话，看你如何被赶出罗兰德学院，那种感觉怎么样？说来听听！”

他触到了他伤得最重的地方，这个梅菲斯特！以看人痛苦为乐的梅菲斯特。仅凭这一点，他就不能放过他，“我一定要让你和那个男生一起倒霉，我现在就去告诉万任横主任。”

“最好别那么干。”他的声调像是提醒，气势却构成了分量十足的威胁：“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我是坏学生，我代表黑暗，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恶魔是不讲游戏规则的。即便是动用在你看来极其恶劣的手段，我也会达成我的目的。只要我想，我可以让那个男生在人间蒸发，找不到他，所谓的倒霉也就不会存在，而你就一样了。”

他当着宇文的面在一瞬间移动了好几米的距离，直到他逼近眼前，宇文仍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像是武侠剧中的轻功，更像是传说中的魔法。他真的是人吗？

黑色的眼发出魔力，让宇文的注意陷进黑色漩涡之中，它命令他不准离去。富有磁性的声音回荡在他的耳边，一如恶魔的呼唤。

“你不想让人知道堂堂罗兰德学生会主席被一帮他所敌视的社会垃圾伏击遭受重创吧？你不想让人知道你竟被你最讨厌的卓远之救下吧？你不想让大家将你的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拿出来神侃吧？现在，整个‘罗兰德’都在看你的笑话，你还想继续成为大家的笑柄吗？”

想要跟黑暗斗争的因子在宇文的身体里蓬勃生长着，即使身体是如此无力，他还是有着肃清黑暗势力的亢奋，“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那就赌赌谁会赢。”

沉黑色的眼紧瞅着他，那是一种深若三千里海底的颜色。在那深深的海底，没有光，没有植物，有的只是一片冰冷的黑色，可是，那里却是生命诞生的基地。

背对着宇文，他走向窗台，夕阳的余辉映在他的侧脸上。黑色，冷淡的颜色，在吸收了光以后反而是最温暖的颜色。黑色，被光包围着……那种颜色竟有着一一种温柔的穿透力，叫人放不开。

宇文习惯了冷漠的眼在那片温柔中渐渐化开，眼前呈现一片空白，他所能看见的只是摇曳在光芒中的黑色，他所能听见的也只是伴随着黑暗的呼吸而发出的语言。

“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接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这段话……你听过吗？”

不看他，卓远之只是遵照自己的意识诉说着：“不错，我承认白己是黑暗的，但是你呢？作为光明的化身，你又做了些什么？”

背对着他，宇文笼罩在一片阴影里。我是光明的化身，难道我的存在只是为了看清自己的四周有多少黑暗吗？不！不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

卓远之从他的身边抽离，走到门口，他的手旋转着门把，“你打算跟万任横主任说什么都随便你，只要你肯定自己做得正确，你就按照你的想

法去做吧！我的游戏规则，照样不会变。”

束手无策地看着他离开，听着他冷冷地丢给万主任一句：“等你制定出处罚方法来直接告诉我就好。”宇文寺人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震撼来自于黑暗，却躲不开黑暗。

卓远之的手上握着手机，他的肩上站着小型智能机器人小姐，小姐的机器手臂抚着他的额头。整体造型看来……很有艺术感，其实小姐正遵照公子的意思用她的计算机辅助功能帮卓远之测体温，他好像有点发烧。

阿猫乖乖地卧在主人脚边，时不时地向小姐抛个媚眼，一副“我存在，我最帅”的死猫样儿。阿狗则气急败坏地围绕它们身边来回踱着步，一个寒假过来，被魔女妈妈剪掉的毛终于长了出来，它可以抬头挺胸继续做它的狼王子。

被这帮宠物烦得受不了，虽然嗓子有点痛，但他对着手机的声音却又提高了些，“对！是我推荐他去堂里帮忙的。”

跟他对话的人是卓英冠，父子俩正在就那个男生的问题讨论着。卓远之给他的电话号码是总部的，他所谓的的新的人生起点就在卓冠堂。

对于这个安排，卓远之有着白己的打算，“亦悠和优优渐渐长大了，在他们没进校门之前需要一个有经验人的指导。津庭叔毕竟是个医生，他也有他自己的事要做，会忙不过来的。那个男生原来是教育专业的，虽然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但是在学识上完全不成问题，我想他可以胜任家庭教师的工作。”

有他的保证，卓英冠还有什么可疑惑的。两个人就这样说定了，那个男生留在卓冠堂担任亦悠和优优的“知识保父”，与两个小恶魔为伍，他的未来将更加黑暗。只是，他或许会爱上这种黑暗的感觉也说不定。

关上手机，卓远之疲惫地抚了一把脸，头痛的感觉丝毫没有减退，头晕的征兆又上来了。

“39度。”将所得出的结论通过CPU，最后在硬盘中找到信息对号入座。小姐机械性地做着分析，“你的体温高于人类的正常温度，你发烧了。”

糟糕！两个小恶魔把病毒传给了我，难怪我一直觉得不对劲呢！靠着沙发，他不舒服地合上了眼，似乎这样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你会发烧？”战野不相信地检视着小姐的计算机性能，“梅菲斯特也会发烧？小姐，你没弄错吧？”

度天涯走过来瞟了一眼，身为王储殿下的冷静立刻摆了出来，“你的小姐都会三天两头地死机，他当然会生病。”凑到他身边，他换上一脸好奇，“只是不知道恶魔生病跟人有什么区别没有？会不会咬人啊？”